

靈魂之窗再次璀璨

龔則韞一文

先生開車，我坐在副駕駛座，穿過透明眼罩，看著窗外，驚嘆地說：

「我清晰看見樹頂層層葉子、高大路標、商店招牌、路人五官、白雲蒼狗、藍天飛



機、牽牛花蕊，我再獲出生時的眼睛和一個十分明亮美麗的世界！」忍不住手舞足蹈感謝醫學科技，他回答：「是啊，日飛千里巧奪天工。」

高中國文課讀韓愈的〈祭十二郎文〉：「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於是我腦海裡留下「視茫茫、髮蒼蒼、齒牙動搖」就是老化的符號。

五年前，在年度例行眼睛檢查時，王醫生告訴我兩眼有輕微白內障但不影響視力，二〇二三年底，她改變語氣說我應該做手術了，否則影響開車安全。我也警覺路牌模糊，除了上下班途徑熟記於心沒有困難，去陌生地點都得仰仗先生或兒子開車接送。出差時則與同事偕行，開會時坐在最前排方能看清銀幕上幻燈片內容。我已陷入韓老夫子之困境，感慨歲月流轉，眼中起迷霧，如霧霾遮蔽光影模糊，舊時

清晰如夢遠逝矣。

猶記當年在臺北的爸爸要開白內障手術，媽媽已去天堂多年，而我們姊弟都在美國留學，於是讓小妹回台北照顧術後的爸爸，一週後她就回加州，告訴我，手術很快，當天爸爸就回家了。

我積極與保險醫院的金醫生連絡溝通，排好檢查、量眼球等日期，又因為我多年近視，平時戴隱形眼鏡，得換戴普通眼鏡兩週後才能去量眼球，金醫生又說兩眼可以一起做手術，但我顧慮手術有風險，故決定分兩次做以策安全。這一切都做完後，開始等手術房的空檔期，等了五個月的排期，終於在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動右眼手術，前一天按清潔手冊洗淋浴步驟消毒，然後穿最乾淨的衣服就寢。隔天清早五點半起床，依次盥洗換衣，一切就緒，六點半先生開車出發，七點十五分準時抵達醫院報到，辦理登記手

續，雖然先前有詩人思理學姐剛被完成這個手術，以電郵詳告手術全程，我在等候室，心裡依舊忐忑，坐立難安，只好起身徘徊。

八點半護士叫我進預備間換上藍色手術衣帽，平躺在病床上，一個女護士用針扎左手腕血管吊點滴，另一個女護士確認身分後點眼藥水。九點時，金醫生進來親切問候，接著在右眼做記號。

然後一個男護士進來再確認我的身分並推我進手術房，此時金醫生和另一位女護士站在房口迎接我，又確認我一遍，他們的額頭用膠帶固定，蓋住我的左眼，並在我的右眼滴了麻醉劑，很快眼球不動，金醫生開始右手拿手術刀在顯微鏡下穿過角膜、虹膜、鞏膜進入水晶體，用超聲乳化技術擊碎吸出混濁水晶體，植入新人工晶體，九點半一氣呵成，隨即給右眼黏上一個透明眼罩，囑咐我傷口只有二點五釐米，會自動癒合，記得按時點三種眼藥水（Moxifloxacin、Prednisolone Acetate、Ketorolac tromethamine）避免感染、發炎、過敏。

我回到恢復間，來了一個新護士把先

生叫進來一起交代眼睛護理步驟。我穿好衣服後坐進輪椅，先生去停車場開車到醫院門口，女護士扶我坐進汽車，然後啟程回家。

隔天早上睜眼不必找眼鏡，本能地看見床頭鬧鐘的時間，到醫院去復查，金醫生說恢復良好；又隔一天我自己開車去上班，開會坐在最後一排，輕鬆自如看見站在最前端上司說話的臉部表情，感覺好新奇，由衷讚嘆醫生妙手，明眸再生，生活煥然一新，心中喜樂無限綻放。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七日動左眼手術，手術過程一模一樣，因為已有先前的經驗，有老馬識途之感，心裡篤定得很，第二天去醫院回診，金醫生笑咪咪說：「恭喜您，雙眼視力正常，恢復良好，以後都不必戴眼鏡了。」

我兩天後回去上班，同事們圍著我東看西看像看馬戲似的，嘴裡直嚷嚷：

「Amazing!（太神奇了）」

幾位近視的同事喊著：「好羨慕妳，我也要去做。」

視力的重回，讓我重獲連結這個令人留戀的世界，亦提高我的獨立性和自信心。我生在二〇二四年的今日，比公元六四八年的韓愈幸運很多，從視茫茫回到視力二·〇，這是現代科技給予我至高無上之禮物，莎士比亞的名言：「生活裡沒有書籍，就好像沒有陽光；智慧裡沒有書籍，就好像鳥兒沒翅膀。」如今看書寫信打鍵盤都無需戴眼鏡，我就像一隻有翅膀的鳥兒飛向陽光，徜徉書海，無限悠然自得。

心底油然而湧起「重生」之感恩，感謝天父給我如此奇異恩典。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九日寫於馬里蘭州，原載於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世界日報「家園」版】



龔則韞，臺灣出生長大，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博士，從事生物醫學科學研究，現任資深研究員和教授，有專利和英文著作。業餘嗜寫作、閱讀、音樂、戲劇。曾任華府國建會副會長、華府作協會長、北美作協秘書長，現任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曾獲海外華文著述獎、美華日報小說二等獎、美國國家詩學圖書館編輯選拔獎、漢新文學散文獎、北美洲文苑文學獎。中文著作有：《荷花夢》、《約會》、《孟德爾》、《達爾文》、《十種抗癌排毒蔬果》、《你吃對維他命了嗎》、《不生病吃法》。

桃花人面兩皆空

馮彩珍一文



悼錦蓮（小草）同學

有一年，雨水很充沛，新聞大肆報導說：桃花與山花盛開，於是我們駕著車，一路往北賞花去，也順道拜訪妳。

那次造訪妳家，是想給妳一個意外，而妳卻能在匆忙中，為我這唐突訪客準備好一頓暖心的藥膳粥，那個晚上，久別重逢，我們娓娓長談，我與妳在餐桌旁，他與妳的他在另一個客廳中，我們都有各自的往事與話題，要不是明天還有一段回家長途旅程，大家會一直聊到天亮。

踏著月色步出妳家門，我回首請你倆留步，卻瞥見庭前一樹花影，細碎花瓣，暗影飄香，我們不是為賞花而來嗎？沿途經過多少個杏花園與桃花村，都被告知，杏花已謝青杏尚小，你們來晚了，而此刻，無意在作別當時，竟發現了一樹繁花，好不驚喜！

於是，你們亮起手機，照著盛開的桃花，驕傲的展示栽花成績，兩棵與屋簷並高的桃樹，在月光下花影婆娑，夜裡賞花那種朦朧美，還是生平第一次遇到，而此刻正是皓月當空，清輝照影，人生幾見當頭月，更何況繁花如錦！老伴幾番催促啓程回去，我們還是有未盡的花言花語，你們很有耐心傳授栽花心得，罷了，我沒有綠手指，還是明春再驅車來賞花比較省氣力，可是誰也料不到，那一夜竟是我們此生最後的相聚。



回憶六十年代某一個春天，我們與兩位海韻詩社文友四人結伴同遊從義，在一個晨霧未散的早上，我們來到從義溪邊，水聲嘩啦，江畔桃李花樹正在稀疏綻放，花枝露滴，寒意瑟瑟，妳有感而發，不自覺地吟出李後主的詞句「浪花有意千里雪，桃李無言一隊春，一壺酒、一竿身，世上如儂有幾人」當時，妳是否有到此避世的念頭？

時隔半個世紀在加州海岸再相逢，我們彼此都有了家，不再傷春迷惘。再相逢，妳低聲問：你們過得好嗎？經歷過了巢破家傾的劫難，能夠過上油鹽醬醋豐盈的日子，還有什麼可以抱怨？妳責怪我失去往日的率直，妳是想知道那些年西貢天空下發生的往事，是否都是真的？那些已深埋心底的痛，只有妳可以觸及，此後，有誰能與我再話當年的哭與笑！

幾年前，妳說門前庭院的桃樹被砍掉了，很是可惜，那是我經常記掛的桃花樹；每到春天便會關心桃紅著花未？如今妳已仙去，人與樹都已回歸五行，那一夜如詩如夢的相逢，將永留回憶。

人生短暫，有緣相遇彼此關心牽掛六十多年，是那一世修來的緣份？感謝妳深情待我如知己，難忘年輕時那充滿笑聲的小閣樓，與妳家姐妹一起和唱歌曲的日子，如果有誰開始領唱，我們便有板有眼的唱好一段折子戲，「洛水神仙、紅了櫻桃碎了心」是你們的最愛，模仿「大妹頭、燒壞瓦」的對白曾帶給我們無盡諧趣，這些曲調都跟著時間潮流湮沒了，只有那句「今日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此刻還在心頭湧現，耳邊彷彿伴著妳子喉的唱腔。

如今一切都遠去了，只有妳的音容長留記憶，懷念妳！祝福愛草惜花的妳將會回到花香滿徑的仙鄉，奉上心香一炷，伴著燭光誦念心經送妳一程，愿妳不再傷春、了無罣礙，祝禱妳化身百花仙子，永遠安息在天國的百花園。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寫於加州】



華人寫作協會理事及終身榮譽會員。

馮彩珍，原籍廣西博白。上世紀四十年代，出生於越南北倫河畔的異域他鄉。六十年代越南海韻文社成員。一九七五年離開越南前曾任職於：日本富士電視廣播公司駐西貢記者，越南華文報記者公會理事，人人日報創刊成員之一，人人日報文苑版及婦女版編輯，論壇日報軍政線記者。曾任職於休斯飛機公司。現居聖地牙哥，北美南加州。

愛花女

蘭芝一文



姑

娘生性愛花。可惜原欣生在一個不開花的季節，無花果的地方，少花的年代。也許，愛花的特質早已孕育在她的基因中。很小，原欣就總是夢到花盛開的世界。她出生後，第一次見到的花是掛在樹上的沙棗花。中國西北的鹽鹼地冷酷吝嗇，加上乾燥和風沙，別的樹很難紮根。原欣住的小城只好在路邊種上沙棗樹。適者生存，沙棗樹雖然不像白楊那麼挺拔，不如槐樹那麼蔭綠。然而，它頑強地在鹽鹼地裡生根，從冬季的積雪中汲足了養分。到初夏時，竟能為世界送上一簇簇黃色的小花以回報。花的五個花瓣開得像個小喇叭似的，每朵花雖然只有鉛筆頭大小，但它們簇擁在一起掛在枝條上成了串，就變得很精靈剔透。它的獨特是能釋放出一股清清的芬香，沁人肺腑。那時，原欣太小了，她摘不到花，只能站在樹下高高地抬起頭，眼睛盯著那些小喇叭花久久不願離去。

又過了幾個春秋，原欣再也沒有見過其它的花。在那個年代，她算是個有福氣的孩子，父母把她送進當地一所有名的全托幼兒園。除了星期天，她都被圍在深牆大院子裡。院裡沒有一朵花，她想跑出去找花，可那扇紅漆大門總是緊閉著。有一天晚上，她真的跑了出去，可惜天太黑，她既沒有找到家，也沒有看到花。

上學了，同學告訴她，在城外開了許多小黃花，她就逃了學，和同學一起去看花。去了才知道，原來這個同學是想讓她陪著去摘野菜。那些黃色的小花叫苦菜花，它們長得像向日葵一樣，雖然只有一隻硬幣一樣大小，可很鮮亮，金黃色，花緊緊地依附在苦苦菜的懷抱。原欣把它們掐下來，別在髮卡再夾到頭髮上。折花時它的莖流出白色的「奶汁」，味道有點苦。原欣摘了一些帶回家，想把它們養在花瓶裡。可是還沒到家，花就焉了。即使如此，原欣至少也有了兩次欣賞花的機會，早春的苦菜花和夏初的沙棗花。

上中學時，偶然一次，原欣在一堆廢棄物中發現了幾條彩色塑膠條帶，有黃色、紅色、綠色……，她高興極了，突發出想自己做花的念頭。於是，回家拿起剪刀，她先剪出橢圓形的花瓣，再用針線把它們縫到一起，大小瓣分三層，配上不同顏色的花蕊，看上去很鮮亮。她找到一些廢棄的鐵絲，纏上綠色的塑膠帶，再擰到一起做成幾個小枝叉，最後用針線把花縫在枝叉上，一束花就做成了！她洗出兩個放過醬油的空瓶子，把一束黃花插進綠色的瓶裡。有了花，一向昏暗的屋子頓時亮了許多，也顯得乾淨了許多。原欣發現了塑膠花的好處，它們永不退色。髒了，用肥皂水清洗，還像新的一樣。欣賞著自己做的花，她好不得意起來：「誰能做出這麼漂亮的花呢？」因為她知道，大院裡所有小朋友的家，都沒有插花。

二十歲生日那天，她已經在中學當了教師。未來的姊夫送她一簇買來的塑膠花，是黃色的菊花。在那個年代這可算是很奢侈的禮物了。原欣高興極了，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接受別人送給她的花，而且還是一個男人。她感慨萬分，心裡萌生出說不清的滋味。從此，這束花就一直擺在她的床前，直到她離開了那個哺育過她的小城。

二十八歲，她隨丈夫移民到了香港。新奇、恐懼、盼望、迷惑攪亂了她的心。婚姻的不幸將她拋入了孤獨的深淵，掙紮的搏鬥又將她拽上霓虹的天穹。一家公司騙去了她所有的積蓄和從別人那裡借來的錢，原欣的精神被徹底地摧毀了。大年三十的晚上，她在慈雲山居民樓前的小攤前徘徊著，豐富的年貨並未引起她的注意，是放在小攤左角的一桶鮮花使她流連忘返。原欣走過小攤，再往回走，走過去，再走過來。她想，「我現在已經是一無所有了……，就買束鮮花算做過年吧！」最終，她鼓足了勇氣走到小攤前，用生硬的香港話問價：「例個花給多門？」

「一百門」攤主面無表情地回答。「太貴了」，她心裡掂量著價碼，腳下依依不捨地挪開著。這個想法竟使她心裡湧出了一陣酸楚，淚，順著眼角流了下來。此刻她覺得生命已經失去了意義……。

「不，我不能去死！那花會給我注入新的生命力。」這



個念頭促使她毅然地轉過身，再次走到小攤前，她從手裡緊捏著的二百港元中數出一百元遞給小攤主。回家的路上，她手裡抱著一大簇鮮花，粉紅色的百合，紫色的玫瑰，黃色的向陽花，白色的滿天星……原欣突然覺得自己很富有，臉上頓時充滿了榮耀，嘴角掛上了欣慰的笑容。她對自己說：「明天會有希望的，一定是在春暖花開的時候。」

第二年，原欣的生活真的有了希望。在朋友的幫助下，她離開了帶給她心靈重創的香港，來到了新的國度——美國。原欣下決心忘掉過去的一切，重新開啓新的人生。移民異國他鄉，起始的步伐總是艱難的。申請學校、找工作，餐廳打工、賣苦力，她都做過，過得很忙也很苦。芝加哥的冬季，大雪鋪天蓋地，又是一個大年三十。早上，原欣把自己裹得緊緊的，一步一腳印地踏著積雪走向中國城。在那裡有車接她和一群女工到餐廳去工作。美國不過春節，餐廳的生意一如往常。她突然想起芭蕾舞劇《白毛女》中的插曲「北風那個吹，雪花那個飄，雪花那個飄飄，年來到。」眼前閃過喜兒接過爸爸買回的紅頭繩時的喜悅。原欣邊想著邊將一碟一碟的炒菜放進一個大托盤，一共八盤菜，很重。她用右肩扛起托盤，左手拿著支架，走到一個客桌前。當她小心翼翼地將一碟一碟菜擺到桌面，聽到美國食客很客氣地對她說：「謝謝，祝你新年快樂！」原欣的淚水奪眶而出，她一扭身跑回廚房裡。她無心思也不想再買花，整整一夜她都在哭。

春天終於來了，馬路邊長出了一些野花。花蕊很小，周圍環繞著一層很小的深藍色的花瓣，是原欣最喜歡跑回廚房裡。她無心思也不想再買花，整整一夜她都在哭。

春天終於來了，馬路邊長出了一些野花。花蕊很小，周圍環繞著一層很小的深藍色的花瓣，是原欣最喜歡的顏色。花零零星星點綴在分叉的枝條上，顯得幽靜而典雅，枝上沒有葉子更反襯出花的孤傲。原欣非常喜歡這隻花兒，她仔細地從根部往下折花。兩位華裔老人緩緩踱步而來，他們停在她的身旁，詭異地問：「用這種花插花呀？」「嗯。」原欣輕輕地答到，連頭都不好意思抬起來。「咳，真沒見過！」老人們嘆息著走開了。原欣採了一大把野花，把它們插在花瓶裡，藍花為整個房子帶來了寧靜與優雅。可惜這花只能在水裡活一天，原來它們不想做溫室裡的花。

過了艱苦奮鬥的日子，便有了收穫的季節。原欣畢業了，有了工作。日子好多了，她又開始為自己買花，不過，只是在過新年的時候。她又結了婚，丈夫是在西方文化的薰陶下長大的。原欣對他並無特殊的感情，她的愛已被無情的歲月帶走。但他卻十分愛她，每到她的生日，一籃鮮花不是被送到她的辦公桌上，就是擺在家門口。他總是精心地挑選她最喜歡的顏色，用花訴說他對原欣的欣賞和愛慕。藍色與白色相配，代表冰清玉潔；紫色與黃色相配，代表高貴典雅；深紅色的玫瑰用白色的滿天星相配，訴說愛的純潔和火熱。百合花配鬱金香象徵生活的美滿。原欣看到這些花，懂得它們的涵義，理解丈夫的心。這些花使她的心安穩而恬靜，生活似乎再別無它求。

原欣終於圓了兒時的夢。她有了小洋房，私家車。大後院，在那裡原欣種了許多花。粉紅色的百合、白色的牡丹、紅色的玫瑰、黃色的秋菊、八仙花、蘭花、鬱金香等等等等，一年有四季都是鮮花盛開。原欣的生活被包裹在花的世界裡，她覺得很滿足。

有一天，在拔野草的時候，她看見樹下有一朵小黃花，是苦菜花！即便在美國，它仍是金黃色的，有兩層花瓣，像個小小的向日葵。再回眸看看滿園的花，原欣突然覺得對人生又有了一種領悟。因為，四十年前的那些小黃花，和眼前這滿園的五彩繽紛的花給她帶驚喜，欣快，恬靜和滿足竟沒什麼不同！



【叢書之一。自己出版了中篇小說《夢境·意識·靈魂》和《鼓樓北街二十四號》。

毛華，筆名蘭芝，生於中國北京。從小熱愛生命科學，獲北京大學醫學部醫學學士學位及北京協和醫學院醫學科學院碩士。一九八四年赴美從事醫學研究工作，同時獲美國霍普金斯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及Case大學心理學博士。除在地方報刊上發表自己的散文、詩歌和短篇小說外。她參加了大華府作家協會，與同仁們共同發表了【華府人



↑小小黃色的苦菜花。

祭我們未成年的豬

盛紅一文

白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起，我們這些出生在大城市，從未離開過父母的中學生，在毛某人的一聲號令下被送往偏遠的農村插隊落戶，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奇特的一代人——僅僅識字卻實際沒什麼文化的知青。我和我妹妹上的是五年制小學，尚未成年也提前被捲入了下鄉的洪流，與另外六名年齡相仿的半大孩子在贛南山區僅六戶人家的小鄉村裡，組成了一個知青集體戶。

我們所在的村子坐落於群山之中，只有一條羊腸小道通往外面的世界。這裡沒有電，連當年最高級的收音機也無法收到任何訊號。村裡的農民靠種水稻為生，成年人一概不識字，生活方式還停留在數千年前的早期農耕社會。而我們這些知青卻被告知要在這裡紮根一輩子。

巨大的生活落差和艱辛的田間勞作，以及因下水田而造成的皮膚過敏讓每個知青的腿開始發炎潰爛，使得我們在下鄉後第一年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好在那時我們都還沒成年，可塑性強，每天拼了命去適應這種生活，也不知怎麼就熬了過來。

下鄉第二年的夏天，我媽動手術，臨時讓我回家照顧。等她身體恢復，我也該回鄉下時，妹妹寫信告訴我說集體戶養了頭豬。我起初很不以為然，人活得已夠艱難的了，怎麼還養豬？不過我還是在我的行李中裡為這頭尚未謀面的豬，塞了兩包不知裡面含什麼成分的肥豬粉（現在回想起來可能含有激素）。

小的時候，我對豬的印象並不好，有人長得胖，被認為是胖得像豬；有人吃東西發出聲音，被譏笑為吃相像豬；懶惰的人是懶得像豬，笨的人是笨得像豬，反正豬怎麼都不是。

在見到小豬的一瞬間，我對豬的所有不良印象頓然消失怠盡。這是頭非常漂亮的小豬，乾乾淨淨的白色短毛底下透出粉紅色的健康皮膚，圓圓的身體後面長著一條不時扭擺著的細尾巴，吃食時也不像其它的豬那麼猴急，而是一口一口地細嚼慢嚥，顯得十分優雅。就連它走路的神態，不知為什麼也會讓我想起城裡穿著高跟鞋的淑女。那是我們的小豬！是我們除了衣服被子外唯一擁有的財產！

我趕緊拿出帶來的肥豬粉，灑在豬食上，豬很給我面子，把粉和豬食一併吃完，吃得依然優雅。

在那個食品供應緊缺的年代，胖是健康富裕的象徵，集體戶裡有位知青，因為太瘦，他的父母省吃儉用，買了當時被視為奢侈品的魚肝油丸，讓我帶給他滋補身體。在眾目睽睽之下，他打開瓶蓋，非常慷慨地放了一粒魚肝油丸到豬食裡。

小豬從來不會有過名字，它是頭被閹割過的小公豬，性格溫順，模樣又如此討喜，連我們自己都沒搞清楚它究竟是我們的寵物還是家畜，或許兩者皆是。

每天集體戶中的每個成員在幹活休息時四處拔豬草，晚上收工後人還沒吃就先煮豬食喂豬。到了收番薯時，我們以番薯代糧，一煮一大鍋，人和豬有福同享地吃在同一鍋內。不知肥豬粉和魚肝油是否真的有功效，我們的小豬集我們全體知青的寵愛於一身，長得飛快。冬天來臨時，它已儼然是一口成年豬的模樣了，儘管它才幾個月大。

豬大胃也大，它的食量漸漸成了我們的負擔。冬天一到，集體戶中的大多數知青都回上海探親，打豬草的人手少了，加上天冷，野生豬草也越來越少，我們必須想別的辦法來維持它的食物供應。

剛好有一集體戶的知青全都回家探親，臨走前他們把自留地裡還長著的捲心菜全送給了我，讓我自己去地裡挖。那真是雪中送炭！第二天我起了個



大早，跑了七八里山路，挑了滿滿兩大筐捲心菜回來，給我們的豬加餐。後來我又去了幾次，把地裡剩餘的菜收盡割絕。人捨不得吃，全部孝敬給了我們的豬。

那個年代的農村生活，對知青來說真是異常艱苦。每天除了日出晚歸下地幹農活外，還要自己挑水做飯、洗衣種菜，最讓我們深感無奈的是砍柴。誰說中國人沒有環保意識，七十年代初在如此偏遠的小山村，已經不允許亂砍濫伐了。我們所在的小村子，青山綠水，是一個度假修心的理想去處，可惜我們每天都為沒柴燒而發愁，完全無心去觀賞。當地的農民不讓砍樹，只能割一種土名叫「櫨蔸」的槲類植物，曬乾了當柴燒。要找到大片的櫨蔸柴，必須到較遠的大山裡。而山路陡峭，即便是空手走，我們幾個知青也必須手腳並用。更別提讓我們挑著柴走。有幾次跟著老鄉進山砍柴，好不容易弄了一小堆櫨蔸，鬆鬆地捆了一下，抬起來又邁不出步。下山的路難走，於是就把捆好的柴沿著山坡往下推，往往是柴還沒滾到半山就被樹擋住了。等我們艱難地爬到那棵樹下，繼續往下推時，柴包散了，柴紛紛掉下了深谷。偶爾能帶回一點柴禾，也是沒曬乾就被塞進大灶，光冒煙不起火。於是我們幾個輪流厚著臉皮向老鄉借柴，而且永遠是有借無還。日復一日，我們對其它農活已幹得很順手了，可這砍柴的問題老解決不了。

這大概是當年知青生活中最難過的一關，當地政府瞭解到這一情況後，特許知青一年能用一天的時間砍一次樹。但一定要在指定的深山裡。這對我們來說無疑是個好消息，可從深山裡運樹出來又談何容易，於是生產隊決定派三個強勞力來幫我們砍樹，條件是「不要錢，飯管飽」。

當年中國的糧食嚴重不足，唯一能吃飽的那天就是



過年。民以食為天，城裡人見面不管認識不認識，打招呼先問「飯吃了沒有？」。鄉下的農民更是一有機會就在田頭談論如何填飽肚子，從過完年上工的第一天起，一直談到大年夜，天天「談飯充饑」還樂此不疲，因此一句「飯管飽」對他們來說就好比是過大年。

隊長私下對我說，要準備些肥肉，這樣一來砍的柴能夠你們燒幾年，我們幾個商量了一下，買肉要花不少錢，對我們這些幹一天只賺幾分錢的知青來說，這無疑是項不小的支出，於是我們想到了那頭豬，不如把豬殺了，肥肉給這三個人吃，豬腿醃起來，留到其他知青回來時一起吃。

方案定下後，隊長去通知屠夫，我將所有剩下的捲心菜切細，為我們的小豬準備最後的晚餐。在昏暗的油燈下，我去豬圈向小豬告別。摸著它光滑的背，我心裡很是不捨。但想到沒柴燒的苦日子，我也別無選擇，在那種生存條件下，我們逐漸學會了承受身體和精神上的各種壓力，情感早已變麻木了。

第二天，天還沒亮，殺豬的就來把我們的豬領走了，我忙著當伙頭軍，因為砍柴的人也是天沒亮就進山去了，說好了要回來吃五頓。等到隊長提著豬肉過來時，場地上已堆了不少剛運回來的大樹。

煮豬肉時，我聞到了天底下最香的肉味，讓我這個不愛吃豬肉的人都忍不住嘗了一口湯。這湯之鮮美竟讓我走遍天涯至今難忘。我儘量寬慰自己，養豬就為了被人吃，老祖宗千百年來都是如此，天經地義。

天黑時，場地上的樹都被劈成兩尺來長的柴禾，疊成六角型，比人還高共有十六疊。隊長說的沒錯，足夠讓我們用上兩年都不止。砍柴的壯丁們，摸著肚子打著飽嗝，倒過來感謝我們這一天的「飯管飽」。事後我們算了一下，他們三個人，總共一天吃了三十一斤米，半頭豬。

可憐的小豬，捨身為我們換取柴禾，是改善我們艱難生活的功臣。能在離開這個世界五十多年後仍被人追憶的人都不多，更何況是一頭未成年的豬。由此可見我們的小豬在我這個老知青心中的份量。☞



盛紅，一九五三年出生於上海，一九七〇年到江西省瑞金縣萬田鄉雷坑山插隊，一九八五年到英國留學，一九八九年起移居到美國，在美國工作，目前已退休。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會員。

感謝「Help」

姚全興一文

二〇二四年八月的一天，我午睡後，感到精神很好，想去一家超市去逛逛。從靠近賽奧塞（Syosset）火車站的家裡到那超市，大概走一小時。我雖然年老體弱，平時每天上午出門散步一小時，所以我信心滿滿，就出門了。

走到超市，感覺自己有點累了，逗留了一會回家。哪裡知道，回家再走一小時，就累得不行。於是在路邊撿了根樹枝當作拐杖，慢吞吞地走。但是走了三分之二路，越走越累，就走走停停，決心堅持走到家。然而離家還有六分鐘樣子，一步也走不動了，人東歪西倒，站都站不住。

不能回家了，怎麼辦？我突然想，是不是可以請路上開小汽車的司機幫個忙，把我送到家裡。可是怎麼講？我這個耄耋老人，不會說英語，只知道幾個英文單詞。想到這裡的人都很客氣，路上不認識的人都會「Hello」的打招呼，而且樂於助人。於是我就大著膽子對開過來的小汽車「Hello」了幾下，一輛小汽車停下來。副駕駛座上一位老先生下車，就問我怎麼一回事，需要幫助嗎？我聽不懂，只聽懂其中一個單詞「Help」是「幫助」的意思。我指指自己的頭又指指腳，意思是很累走不動了。又指指旁邊小路，意思是請幫助送我回家，路不遠就到家了。

老先生立刻把我扶住，讓我背靠電線杆站好。接著他對車上

的小夥司機說話，我以為讓我上車送我回家。那小夥打電話講了不少話，我想是怎麼一回事？不一會警車、救護車都來了。原來他們商量下來，要把我送到醫院去。我馬上打電話給在外面辦事的兒子和兒媳，他們又馬上打電話給我妻子阿惠，說她很快就來，一起到醫院去。阿惠一來，救護車就開了，車上的救護人員立刻給躺在擔架上的我量血壓。

到了醫院，醫護人員再給我量血壓，測心跳，我因為休息了一會，看到小螢幕上顯示的資料都比較正常。阿惠本來擔心我們不會講英語，怎麼和醫生交流？但很快我在急救室病床上，在小螢幕上和華人女醫生對話了。女醫生很仔細地問我過去病史，怎麼得病，有沒有藥物過敏等等，再翻譯給急救醫生聽。我說我平時一直很好，現在休息後精神恢復了，希望在妻子的陪同下回家。女醫生認為我不想住院自願回家，需要簽字以明確責任，我和阿惠都簽字了，並請醫院代叫計程車。

接著在醫院進口處坐了一會，計程車停在門口，我們就上車了。不久，兒子、兒媳回家問了我前後情況，對我說，小汽車上的老先生和小夥做得很對。如果讓你上車，車上病重了或者到家了病重了怎麼辦，還不是要送醫院？所以直接把你送到醫院治療比較好。我想對啊，這才是明智的負責的到位的幫助。否則，真不知道會出現什麼嚴重狀況呢！

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眠，腦子裡像放電影似的浮現今天下午的一幕幕，那老先生和那小夥，那救護人員和醫護人員，他們真誠的問話和親切的笑容。特別是老先生問話中的「Help」，我終身難忘。我從心底感謝他們每一個人的「Help」！

我還想說的是，人老了就老了，一定要服老，不能硬撐。不然既耽誤了自己病情，又增加了他人麻煩，那就後悔莫及了。有人「Help」你，是你的幸運，你不僅要感謝、感激，還要珍惜和銘記。



姚全興，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生，中國上海人。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紐約華人作家協會會員。出版電影文學劇本《黃泥猴·紅泥猴》、散文集《永遠的牽手》，以及大量美學論著和審美文章。推出新學科《文藝創造學》，入選《世界名人錄》（美國版）等。



一隻玉手鐲

王曉丹一文

(一)

搬家整理物品。在一堆出國時帶出來的，無比珍貴卻永遠用不著的文檔裡，我看見了一樣奇特的東西。

長方形，像個錢包，用大紅紙折疊成，顏色早已敗褪，殘舊的四個角昭示著物件年代的久遠。再細看，那其實不是錢包，是一個在物質匱乏年代稱得上構思精巧的包裝盒，紅紙的裡面有一層雪白的綢緞作襯墊。不可思議的是，襯墊托著的，竟然是一個玉手鐲！旁邊還貼著標價：藍田玉（六百八十）。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李商隱《錦瑟》裡的兩句詩即刻跳進我的腦海，因為昨天還在網上看到。這件事太奇怪了！最近一段時間，我對玉石頗感興趣，常常去網上搜索關於玉的資料——緬甸玉又稱「翡翠」；中國的四大名玉分別是：新疆的和田玉、陝西的藍田玉、河南的獨山玉、遼寧的岫玉；藍田玉是中國歷史上開發利用最早的玉種，春秋時期，秦國的和氏璧就屬於藍田玉——我瞭解這些知識原是想，如果遇到合適的，就給自己買一個玉手鐲戴著玩兒。怎麼這麼巧，正想著，平白就冒出一個藍田玉來！

我仔細觀看眼前這個手鐲，淺淺的黃綠色，是藍田玉的經典顏色，裡面的飄花白絮很清雅，但整個手鐲顏色偏黃，表面暗淡無光，沒有玉的溫潤或晶瑩，我心裡不大喜歡，斷定這不是我想戴在手上的鐲子。

但我還是很好奇，它到底是從哪裡來的？我在記憶中搜索良久，忽然想起上個世紀九〇年代，我出國的時候母親送過我一個手鐲，她還說：「戴著吧，保平安！」當時在我年輕生命的詞典裡，「奮鬥」、「追求」、「詩」和「遠方」都有，就是沒有「平安」兩個字，我對這個手鐲完全無感，只因是母親的饋贈，才把它當作珍貴的紀念品，和大學畢業文憑、出國時的各種公證文檔放在一起，這一放就是三十年！

我給住在國內的母親打電話。

母親今年八十歲，記憶力已不及從前，但聽我問起這個手鐲，只沉吟片刻就回答說：「是啊！就是你出國之前的暑假，學校組織優秀教師去陝西旅遊，我在西安一家百貨商店買的，花去我好幾個月的工資呢！」

在我的記憶中，母親和她那個時代的大部分女人一樣，持家十分勤儉，不該買的東西絕不會亂買，她怎麼肯花好幾個月工資買一隻無用的手鐲？

我問母親：「一直聽說玉的行情水很深，你花那麼多錢，不怕買到的是假貨？」

母親嗤的一笑：「假貨哪裡還看不出來？我小時候，家裡衣箱的四隻角都是鑲玉的，玉簪玉佩、玉杯玉盞，看也看過許多。那時候，你外婆對玉情有獨鍾，她的玉首飾多到逢年過節拿去賞給傭人。後來，公私合營來了，所有這些東西都上繳了！你外婆唯獨留下了一個羊脂玉的手鐲……」

母親忽然停頓，我卻想聽她繼續講，她就順著思緒慢慢講起了那個年代匪夷所思的故事。

(二)

我的祖籍在浙江義烏，外公家幾代人經營一間很大的木器行，外婆嫁過去的時候，夫家生意昌隆，家境十分富有。外婆喜歡玉，丈夫愛她，總是給她買各種各樣的玉首飾。可惜好景不長，丈夫在五〇年代初過世了，家裡沒有了男人，外婆一人作頂樑柱，生意也維持了幾年。到了一九五六年，政府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針對民族資本家和私營個體勞動者實行「公私合營」，外婆知道憑她一個弱女子，無論如何也保不住家產，索性心一橫，將財產全部上繳國家，免去了一波撲面而來的政治風浪。

母親清楚地記得，在上繳財產的頭天晚上，外婆將房門緊閉，只點一盞煤油燈，豆樣的燈光撲朔迷離。外婆從妝奩裡搬出她的所有首飾攤在床上，一樣一樣拿在手裡邊撫摸邊流淚。她又將母親叫到身邊，把一隻羊脂玉的手鐲戴在了母親手上。那時母親才十一歲，手鐲有點大，外婆纏上一圈紅布，她叮囑母親不要將手鐲取下來，玉會保平安。母親很聽話，從來沒有取下來過。

母親平安長大，嫁給了我父親，之後就離開老家去到江西，父親在南昌鐵路分局向塘機務段工作，母親被安排在鎮上的勞動服務站當會計。她經常要記帳、打算盤，那只手鐲就像溫潤的凝脂，在她手腕上瑩瑩閃爍，引來周圍女人驚羨的目光。單位裡一位女主任問母親：「這是什麼玉？很貴的吧？」她因此跟母親關係特別好。



轉眼到了鬥私批修的年代，在一次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思想會上，那位女主任沒有點名地說有人戴著首飾上班，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歪風邪氣，必須徹底清除。母親完全沒有思想準備，驚愕地望著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回家以後，她越想越委屈，告訴父親，父親勸慰她，讓她把鐲子取下來算了。可母親從十一歲戴到二十一歲，手腕早就將鐲子撐滿，取了半天也取不下來。第二天，母親只好穿著長袖衫去上班，鐲子藏在袖口裡，不讓人看見。

幾天以後又是思想會，女主任乾脆不掩飾了，用嚴厲的口氣指名道姓地說：「你以為藏在袖子裡就沒人看見了嗎？資產階級思想是藏不住的！」母親低著頭，不敢吭氣。女主任越說越激憤，到最後幾乎是咆哮了。母親這才明白，自己應該接著承認錯誤啊，低著頭不吭氣不就是負隅頑抗嘛！可她承認什麼？她只會哭泣著說：「從很小就戴著的，取不下來啊！」女主任更加橫眉怒目，大聲呵斥道：「你這資產階級臭小姐，還狡辯？想取哪有取不下的？砸也要砸下來！」母親聽到這個「砸」字，驚恐得連哭都忘記了。

那天下班回家，她一路上心神不寧，想著這個「砸」字就萬箭穿心。走在一條下坡的路上，身後駛來一輛載貨的三輪車，搖著鈴鐺要她避讓，她完全置若罔聞，還往三輪車那邊靠，結果三輪車刹不住，重重地將她撞倒在地，她聽到「噹哪」一聲響。等她從地上坐起來，身上居然沒有傷，只是手上的鐲子斷成了兩半。

母親說，她永遠忘不掉那一刻，她坐在黃昏的地上，手裡捧著摔斷了的手鐲，淚水像斷了線的珍珠。她看見那碎了的羊脂白玉，也在夕陽下靜靜凝視她。好奇怪，她怎麼感覺它在笑？是的，是那種萬般溫柔、萬般不捨的笑，像是在安慰她的憂傷，又像是深深惋惜不能陪她到老……

「玉有靈啊，它為保我平安，自己碎掉了！」母親聲音哽咽。

(三)

我完全理解了那只玉手鐲給母親留下的深刻記憶，這是生命的傷痛和靈性的慰藉雙重刻下的烙印，我也頓然領悟了為什麼母親不惜花那麼多錢，去買另外一隻玉手鐲填補心裡的空缺。「滄海月明珠有淚」在我這兒有了新解，母親生命中經歷的滄海桑田，即便在多年之後的某個月明之夜悄然而至，她也會為那只碎掉的玉鐲而哭泣，淚水婆娑化成珍珠。

母親說：「那個時候，江西的商店哪裡看得到玉！我在西安看到藍田玉真的很興奮，身上帶的錢不夠，還

問同事借了一些。雖說這個玉鐲品質不能跟從前那個比，但它有自己的價值，那清清爽爽的豆沙綠飄著絲絲白絮，還是蠻好看的，尤其在夏天，冰清的觸感，更讓人無法拒絕。賣玉的售貨員說，藍田玉是四大名玉中的「健康玉」，含有多種微量元素，對身體有益。我想著，無論如何要買一個，將來女兒遠行，也可以給她戴著保平安。」

聽了母親的話，我心裡一陣羞愧，母親的這份心意，竟讓我無意間塵封了幾十年！雖然我對這只橫空出世的手鐲第一觀感不是太好，但我還是把它戴在了手上，尺寸竟然剛巧合適，好像專門為我訂做的一樣。「藍田日暖玉生煙」，我想著，在遙遠的藍田那樣的地方，陽光和暖，良玉生煙，母親從那裡尋見了一個祝福送給我，我會一直戴著，不再取下來。

接下來的事情完全出乎意料，幾周以後的某一天，我突然發現戴在手上的鐲子很不一樣了，原本黯淡的黃色褪去不少，母親描述的那種「清清爽爽的豆沙綠」開始出現，飄著白絮的空間變得透明起來，鐲子表面也閃出了晶瑩的光澤。以前聽人說過，玉是需要養的，玉首飾戴在身上，會越戴越亮。這只手鐲，獨自孤單地呆在黑暗角落那麼漫長的時間，如今一旦重見天日，又每天承受我珍惜和感恩的目光，它真就脫穎而出，脫胎換骨了！

有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我的玉手鐲不是戴在手腕上，而是拿在手裡，又掉到地上摔碎了。當時在夢裡我就痛惜難忍，醒來依然覺得心悸。這是焦慮夢，還是預知夢？我是害怕我的手鐲會摔碎，還是將來我的手鐲真的會摔碎？我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但這夢提醒了我，好好珍惜當下的緣分，珍惜生命裡的每一次遇見，與物的，與人的。如果將來有一天，真的不得不彼此分離，也不要留下遺憾，莫像李商隱最後在《錦瑟》裡說的：「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本文完成於二〇二四年七月三十日】



王曉丹，筆名「羊兒」，祖籍浙江義烏，出生於江西南昌，畢業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後擔任江蘇省作家協會《雨花》雜誌社小說編輯。一九九〇年定居美國，養育了四個兒女。現為北美華文作家協會北德州文友社社長。

開顱手術

南林一文



躺在ICU的病床上，等待被推上手術台時，我望著那扇窗，想到〈朋友別哭〉中的這句歌詞：

「有沒有一扇窗能讓你絕望？」

當腦外科手術醫師在向我解釋開顱手術的Consent Form for Surgery（手術同意書）時，我頓時覺得生命和健康太重要了，別的似乎都不是什麼事！

我大學學歷史，後來在博物館工作，與文物考古有關，到美國念人類學，二十多歲時就聽說過開顱手術。這是一種通過機械設備打開患者顱骨進行的非常規治療外科手術。距今五千年的新石器時代蘇美爾人、古埃及人、古印加人均已開始做開顱手術。而早在一八六三年，美國人類學家弗雷姆已在南美洲發現了古印加人做過開顱手術的頭骨，上面有一塊很大的矩形切口。據報導，一九九五年，在山東省廣

饒傅家大汶口文化遺址考古發掘時，從

三百九十二號墓中發現一顱骨上有人工開鑿的孔洞。二〇〇一年六月，經中國社會學專家認定，這是中國發現的最早一起外科開顱手術，時間距今也有五千年。我寫這篇文章講開顱手術，並不是想介紹開顱手術或是普及考古知識。而是我自己因車禍親自經歷了一場開顱手術。



↑充滿神奇的古代開顱手術。

車禍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八日我因要參加一個婚禮，別人約我carpool（共乘車子），開始我主張乘我的車，我自認是三十多年老司机，而且爲了安全，我特意去買了這台五字頭的比較老牌的車。車身大而沈重，別人的車撞了我就把它彈回去。朋友約我共乘的原因是婚禮用的很多東西在她車上，再往我車上搬時間來不及。我後悔沒有堅持自己一貫的立場，就是不搭別人的車，除非是大巴車。

車子開到距離婚禮場地不遠的高速路出口，我在低頭看手機，突然聽到一聲巨響，眨眼之間，車子停下來了，司機身上都是血，我坐在駕駛右邊的副駕上，也沒感覺撞到頭部，我的名牌近視眼鏡和太陽眼鏡都不見了，手機也飛到了駕駛的腳

下。奇怪的是那麼大的撞擊力，我這一側的安全氣囊卻沒有跳出來保護我（後來我聽說這種車的安全氣囊好像Sensor是在前面，我們的車是被人從左邊撞的）。真不懂這是什麼科學設計，難道撞到側面人就沒事嗎？更讓人不解的是車門打不開，因爲是電動車，後來聽說電動車內有個特別的按鈕可以打開門，可當時司機已經受傷，估計是新車，她也不知道那個可打開門的鈕在哪兒。還好司機和我的智慧手機有自動報警，兩個拉丁裔的年輕路人看到車禍就停車來幫忙，其中一個從駕駛一側車窗探頭進來，幫我們回答了九一一接線員的問題。慶幸的是車沒有翻覆、也沒起火。不然後果會更慘。我在司機腳下發現了我的手機，我的手機也自動報警並通知了我的家人和朋友，我家人以爲是詐騙電話來訛錢的。我找到手機前她們電話我，我也沒接到電話。

幾分鐘後警察和救護人員到了，司機立馬被送去醫院了。救援人員問我傷到哪裡哪裡痛，我只感覺我的右邊肩膀和脖子部位有些酸痛，可能是在撞擊時椅背震到了。他們說可以送我去附近醫院，我猶豫了一下，我說我要去參加朋友的婚禮，大

致一個小時後就要舉行了。我不想讓朋友失望，大有要爲朋友婚禮救場的感覺。這時一個美國白人女警官右手按著腰部的手槍部位問我怎麼去，我說我可以叫Uber，她說Uber是不讓開上High way來接人的。這時救護人員說我也可以等婚禮結束後或明天去醫院檢查，並說他們可以送我去參加婚禮。並幫我取消了去醫院的計畫。我歪著頭把車子上摔出來的一箱東西搬上左邊被撞的稀爛的車子，四面環視了一下看是否能看到我的眼鏡。眼鏡早已不翼而飛了。坐救護車去參加婚禮，此生於我是第一次，這可能是有錢也辦不到的事吧。Ambulance車子一路風馳電掣，十多分鐘就把我送到了婚禮會場的門口，我感謝救護人員的熱情幫助並說會告知新人。我還站在入口處給他們揮手，並用手机照了一張他們的救護車。

新人看到我在車禍後還能可以說是帶傷來救場也特別感激。婚禮非常圓滿成功。我不得已再次搭參加婚禮的工作人員的便車到我Carpool停車的城市。回到家已是午夜。家人都睡了。我自以爲我還是寶刀未老，洗個熱水澡、好好睡一覺就好了。第二天起來感覺疼痛的部位有些擴

大，而且疼的更厲害了，甚至頭和脖子有點歪了。我記得曾經看到一個報導說車禍後不要掉以輕心，最好到醫院檢查一下。我自己開車去急診室照了一次背部的X光，結果是骨頭沒有裂或斷，醫生開了一瓶止痛藥給我，我就直接開車去上了半天班。沒幾天，朋友邀約我，我又開車去參加了一個社區活動，吃了個大餐。活動上認識一位從事西醫、中醫的朋友，他還介紹我試試太極八錦段，對背部肌腱和神經損傷或許有幫助。我到網上搜了一下，每天也試著練練，感覺似乎疼痛有些改善了。我以爲這次車禍就這樣輕描淡寫的過去了。

後遺症

一個月過去了，我感到有些頭暈目眩，走路也有些不自然，家人給我量血壓發現血壓升高。好像要中風的感覺。家人很擔憂就開車再次送我去了急診室。跟醫生解釋了以後，醫生立刻安排做頭部的CT，結果是車禍導致的頭部微細血管瘀血從腦部的骨縫滲入顱內，需做開顱手術引流清除瘀血。否則會導致中風並有生

命危險。急診室立刻安排我住進ICU，換裝之後護士就把心電圖機、血壓計機，左手、右手腕的動脈都插入了針頭並開始打點滴。就差沒插管和上氧氣罩了。當天晚上就開始禁食禁水。開顱手術就安排在第二天上午。

醫院的大小手術都是需要簽所謂的Consent Form（同意書）的，本來是有人人的時候才簽的，這樣的話如果有意外家人也能理解。我也不想讓家人太擔心了，反正男子漢自己的事就自己當擔吧，主要同意書中有關鍵的一條是說手術或許有生命危險甚至cause death（導致死亡）。其實我自己也很擔心，我再次谷歌了一下「開顱手術」，說是外科手術中最危險的手術，用於治療腦腫瘤、血腫（血栓）、動脈瘤、創傷性頭部損傷、異物、腦腫脹或感染。而我的開顱手術是清除顱內淤血，我想對於腦外科專家來說應該是小Case吧，我真的不想讓家人為我太擔心。

開顱手術

開顱手術的前夜實在很難熬，護士倒

是挺負責，不時給你量體溫、血壓、測血糖、倒尿壺、凌晨四點就有專人給你抽血準備去化驗。一直折騰到天亮才迷迷糊糊睡著了。

感覺剛睡著一會兒，護士就把我喚醒，拿來一次性消毒紙巾準備擦拭身體換衣服。然後兩個手術室護士來了，把我推出病房，值班護士還跟我道別說「Good Luck!」我一路看著天花板、走廊、電梯、上樓，進了手術室。護士把我推上手術檯，我看到的是有幾十隻燈泡的無影燈。這時麻醉醫師讓我簽了協議，他大致用英文講了一下內容，我想最關鍵的一條應該是如果手術後醒不過來，那也是有可能的，你也得認了。估計在我們對話的同時就已經往點滴裡下了麻醉藥了。似乎才幾秒鐘我就不醒人事了。有生以來被刺了個光頭。不知過了幾個小時，我睜開眼睛，迷迷糊糊看到幾個穿著藍色衣服的人在急急忙忙收拾攤子。我自言自語的說：「Doctor, can you let me go pee first and then come back?」醫師說：「It's done」。好像照顧我的護士已經在手術室外面等，並呼喚Mr.和我的Last Name。我還戴著氧氣罩就被推回了病房。頭蓋骨上

貼著一大塊白紗布，頭頂還插著一根塑料管連結著一個塑料球，用於吸取腦袋內手術後的瘀血。我以為開顱手術是在頭部打兩個洞，後來看了護士幫我照的照片才知道是開了大約三公分的一道口和打了一個洞。

到了病房第一件事我告訴護士的就是我想尿尿，護士給我一個尿壺，可是怎麼也尿不出來。因為是全身麻醉，在麻醉頭部手術部位的同時，把下水道也麻醉了。護士說過幾個小時就好了。可這幾個小時很難熬啊！真的好痛苦啊！以後記得進手術室前一定要清空！我突然想起多年前我開車送一個員工去醫院看泌尿科，因為尿不出來，他一路呻吟，到了醫院醫生只能採取極端的辦法，用一根很長的針直接扎入他的膀胱，抽出尿液，以緩解他的痛苦。這時他對我說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想尿的時候就能暢快的尿一泡！

第二天主刀開顱手術的老醫師來病房，並帶來了一位年輕的醫師，老醫師說手術順利，不用太擔心。但是他又說他幫十個病人做完這樣的手術後，有七、八個又做了另一個手術。不然百分之七、八十吧，腦細血管會再次溢血，再滲到腦

袋裡，可能就沒有這次那麼幸運了。我本來就躺平在床上，聽完醫師的話整個人就癱在床上。怎麼辦？年輕的醫師給我解釋了這個2nd Procedure是怎麼回事。

說起來很簡單，就是從大腿內側的主動脈處切開，用Cable帶著相機、顯影劑、和膠水走到腦部，把溢血的微細血管黏上。聽起來好像笑話似的。這手術是做還是不



做，我上網諮詢谷歌，又電話我當牙醫的女兒，問朋友親戚。護士說他爸爸做過這個手術，恢復還挺好。我太太倒是沈著冷靜，說遇到這樣的事真的只能禱告求神憐憫。為了活命，也只有認了！我恢復了以後，參加一個社團活動遇到一個文友，她說他先生就是沒做第二個手術，腦部血管再次出血就走了。我突然感覺我做第二次手術值得了。

第二次手術

第二次手術（2nd procedure），我甚至不知道這個手術的中文要怎麼翻譯。這次似乎比第一次手術更複雜，更可怕。明天手術，今天就開始吃喝流質和軟化腸道的液體。這次進手術室之前我做了點準備，就是先去衛生間。手術算是順利成功，但聽護士說手術室工作人員告訴她說拔管時太用力，有傷到病人咽喉。可能他們經歷太多cases，知道這個不是什麼大問題，反正死不了。就那麼隨便一說。等我醒來果然感覺喉嚨劇痛，比右大腿內側的傷口還痛。舌頭還能探測到喉嚨脫落的軟組織。喝水喝吃流質都難以下嚥。醫師

叮囑右腿只能平躺，不能翻身，否則會瘀血和傷口結結。撒尿依然是最大的痛苦。我接連三個晚上向護士要止痛藥或打止痛針才勉強入睡，護士還說我怎麼這麼矯情。我向那位年輕的醫師反應說要培訓團隊，注重細節，精益求精，盡善盡美。手術完成，最後一分鐘拔管不應該太魯莽。又不是拔通下水道的水管。醫師也虛心接受我給他上的私課。幾位護士倒是認真負責，總是按時給我量體溫、血糖、抽血化驗。按時給我檢查傷口、吃藥和打點滴。特別是病人不小心把尿片尿濕了，護士就幫病人翻身撤換尿片。總是定時幫病人清空尿壺。

開始起床復健，在復健師的帶領下在走廊散步，有個老人家看起來有八十多歲，復健時走得比我還快，我問復健師我是否可以走快一點，他調侃說「Take it easy, this is not a competition!」看到隔壁病房有車禍傷重的病人，聽說有傷到脊椎、腰椎動彈不得的，也有要截肢才能活命的。車禍實在太可怕了。

出院那天，我感謝醫師和護士，同時自己內心的感恩現代醫學技術的發達，能夠拯救世人的生命！當然也要感謝醫療

保險公司先把費用都Cover了。車禍理賠就等律師慢慢打官司吧，聽說追訴期是兩年呢。

出院回家後，每天扶著Walker鍛鍊，一週後才能洗頭，只能用Baby Shampoo洗，以免刺激頭部傷口。還用上了老人Shower的座椅，從此再不能玩以前年輕時穿褲、穿襪和洗腳時玩的金雞獨立了。複診還沒結束呢，就陸續收到實驗室、醫師、醫院的帳單，帳單金額有幾百美金的，幾千的、幾萬的，最大的一單是幾十萬的醫院帳單。在美國，真的不能出車禍，不能生病，不能住院，不能做手術。一定要有醫療保險。否則破產那就是分鐘的事啊！

經過這一役，我的感想是，車子一定要有保險，不光是要買Liability（保別人），重點要買自保的保險，經濟條件允許最好是買最高額的保險。UM（Uninsured Motor Vehicle）最好是買最

高五萬的，如果出事才有保障。要開安全係數高的車。上車就繫安全帶。最好不要搭別人的車，也不要隨便讓別人搭自己的車，因為出了車禍都是要駕車人的保險甚至金錢財產理賠的。

我認為開車上路是最危險的事，你駕駛技術再好，總有駕駛技術差的，喝醉的，無照駕駛的，無保險開車的在路上橫衝直闖。你說話拿著槍押著你的頭搶劫，這種機率倒是不高。所以開車要十分小心，閒著沒事也不要隨便開車上路瞎轉悠。因為生命誠可貴，健康價更高！



作家協會副會長。

彭南林 (Arthur Peng)：美籍華裔作家、演員、中英雙語主持人。曾發表多篇散文、詩歌、小說、劇本。出版《英漢人類學辭典》。曾參與多部電影長片短片和舞台劇的演出，中英文主持上百場活動，曾任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兩任會長，現任監事。北美華文作家協會二〇一六~二〇二三秘書長，美國好萊塢電影學院副院長，北美華

隨筆五則

(一) 美好時光

藍藍白雲天春風怡怡吹，
百花爭相綻放清新自然，
樹綠草茂春的氣息盈盈，
清澈溪水潺潺悅耳動聽，
蜂鳥來去匆匆吮吸花蜜，
春燕歸來忙著屋簷築巢，
大地春回萬物欣欣向榮，
一年之計在於春，
莫蹉跎美好時光。

(二) 送舊迎新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揮別兔年喜迎龍年，
飛龍乘雲寄於厚望，
祥雲瑞氣帶新氣象，
唾棄暴戾和睦共存，
沒有戰爭只有和平，
安和樂利人人仰望，
大同世界眾望所歸。

(三) 苦盡甘來

新事物多挑戰也多，
雄心勃勃追求夢想，
日以繼夜全力以赴，
光陰荏苒日積月累，
眼看難於如願以償，
夢幻泡影心知肚明，
是否繼續猶豫不決，
三思之後重整旗鼓，
不忘初衷重新出發，
有朝一日開花結果，
苦盡甘來揚眉吐氣。

(四) 易得易失

時有所聞幸運兒，
幸運之神眷顧他，
讓他意外中大獎，
本可藉機善利用，
改善自己的命運，
卻一味揮霍無度，
萬貫財富化烏有，
又回到窮途末路，
真令人感慨萬端，
有道是易得易失，
唯有經辛勞所得，
才懂得珍惜致用。

謝美英一文

(五) 貪小失大

騙吃騙喝騙財騙色五花八門，
貪得無厭利慾薰心急功近利，
使歹徒一而再再而三而得逞，
花言巧語問寒問暖天花亂墜，
先攻破受害者的心防而下手，
騙徒多向有錢的年長者敲詐，
以優厚利潤為餌引誘人上勾，
利慾薰心貪得無厭易陷圈套，
軟硬兼施使受害者驚惶失措，
欲破財消災但歹徒得寸進尺，
直到你傾家蕩產才逃之夭夭，
年長者要照顧好健康及錢財，
別再妄想作發財夢貪小失大，
知足常樂身體健康就是財富。

「讀者論壇」版



謝美英，祖籍廣東梅縣，在印尼出生，台大醫學院藥學系畢業。曾任台大醫院、省立兒童醫院、台灣療養院藥師及中心診所藥房主任。愛好園藝及文學，晚年才開始寫現代詩投稿於世界日報自娛。承蒙連榮吉博士之推介，於二〇一五年加入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永久會員，後成為「終身榮譽會員」。

動聽歌曲背後的故事

黃慈雲一文

燠 熱午後，很高興聆聽了一場雲端講座，收穫良多。特別要感謝，主講人的用心收集資料；前輩們的心血結晶，也是需要後人的推動，傳承下去！在此特整理出，分享予更多同好。

「見著網目眶紅，破甲這大孔。想要補無半項，誰人知阮苦痛。今日若將這來放，是永遠無希望。為著前途弄破網，找傢私補破網。手拿網頭就重，悽慘阮一人。意中人走叨藏，針線來鬥幫忙。姑不利將網震動，拿長針接西東。天河用線作橋板，全精神補破網。魚入網好年冬，歌詩滿漁港。阻風雨駛孤帆，阮勞力無了工。雨過天晴魚滿港，最快樂咱雙人。今日團圓心花香，從今免補破網。」

「補破網」一九四八年，李臨秋作詞，王雲峰作曲。表面上是說「修補破損的漁網」，沒人幫忙。事實上「網」諧音「望」，意指「希望已經破碎」，需要一針一線地縫補起來。

李臨秋是臺灣流行歌謠知名作詞人。一生出版作品八十餘首。「李臨秋故居」為李氏生前長年居住之空間，被指定為古蹟，以彰顯李臨秋先生，在臺灣流行歌謠史價值。



↑大稻埕公園李臨秋銅像。

呂泉生指揮，長年擔任榮星合唱團指揮。他致力於採集、改編台灣民謠，是將之藝術化的先驅之一。他採集改編成合唱曲的有《丟丟銅仔》、《六月田水》、《一隻鳥仔哮啾啾》等台灣民謠。代表作有：《搖嬰仔歌》、《杯底不可飼金魚》、《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

一九四五年盟軍轟炸台灣，都市居民都疏散到鄉下。呂泉生因為工作需要，滯留台北。他夫人卻在此時生產。留在台北的呂泉生，非常掛念老家的妻兒。於是請他岳父寫下《搖嬰仔歌》，傾訴對妻兒的殷切思念！

期望這首屬於台灣人的搖籃曲，結合西方的和聲系統，使得現代的台灣人，聆聽此作品時，增添一份親切感。

「嬰仔嬰嬰睏，一暝大一寸。嬰仔嬰嬰借，一暝大一尺。搖子日落山，抱子金金看。子是阮心肝，驚你受風寒。」

當我們哼唱這首熟悉的台灣搖籃曲《搖嬰仔歌》時，卻看到在戰火中，為人父母者對懷中嬰孩的企盼與憨直心思；可憐天下父母心！



黃慈雲，本名黃瓊蘭 (Lotis Huang)。個性笨拙木訥、寡言少語。一九八〇年應公司聘請來美。興趣廣泛：園藝、音樂、攝影、接近大自然。自九〇年代初執筆，至今不輟。作品散見中央日報、台灣時報、世界日報，Google，以及個人網站。醉心於中華悠久文化海外之傳承。退休前，曾任洛杉磯濱海城市中文學校教師。執教期間，鼓勵學生寫作，也多有學生作品上世界日報。二〇二〇年時，以七十二歲高齡第二次罹癌，依然存活下來。總覺得這餘生是撿到的，因此總是一天當作兩天用，把每一天都當作是生命的最後一天，可說是用「生命」在筆耕；每日發表一篇短文在個人網站，予世人以正能量，以期人間至真、至善、至美、至祥和，同時，更是回饋父母的養育之恩！為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永久會員。



↑李臨秋故居。

三個肚臍眼

北美洲·文苑 82

鬧

鐘設在五點三十分，早上準時鈴聲大響，我怕吵醒身邊的「大眼睛」（先生的綽號），快速摀啞它，看著落地窗外隱隱透進來的一縷晨曦，掀被起床，進浴室梳洗，開始一天的程序。當我穿戴整齊，先上電腦跟系主任發電郵報告當天我的實驗室同仁誰會上班，然後去廚房，開冰箱取出大眼睛前一晚幫我做好的午餐。放進一個布袋，抽緊袋口，塞入書包。從皮包中取出唇筆，沿著嘴唇塗一圈，然後抽出深色口紅，填滿雙唇，一剎那，鏡中的我容光煥發，精神百倍。離家之前，回到主臥房，跟他說再見，這是我上班的儀式。



↑我與木槿花的合照，是先生特意為我拍照留念的。

龔則韞一文

路上不管是否尖峰時段，我開著特斯拉Y型車，都能在三十五分鐘到達校園，在固定停車場泊車，先在辦公室吃一個草莓花生醬三明治和喝一杯熱紅茶，然後走

進實驗室，吩咐實驗員和技術員當天要做的事項，再回辦公室開電腦處理電郵，埋首必須提交的公文報告，十點鐘起身又進實驗室巡一圈，然後上網開視頻周會，與系主任交流科研進度、諮詢協助、要求加速雇用新手續等。中午吃開心果、芝士、牛油果、白煮雞蛋、西芹，又加一杯熱紅茶填飽肚子，我起身去操場繞兩圈，開心地看路邊的木槿（學名：*Hibiscus rosa-sinensis*）對我綻放笑顏，大大的綠葉開心搖手，我不禁開懷地喊，「老朋友，又見到你了。」你們齊聲寒暄：「要天天來啊，相見歡。」木槿終年開花，夏天最盛，油彤彤，意殷殷，幾乎從空氣中可以擠出黃油來。

一到下班時間。顧不得欣賞天際紅霞滿天，一路飛車開進車庫，大眼睛已從汽車定位軟件獲知我到家，在家門口鼓掌，口吐蓮花：「歡迎，歡迎，熱烈歡迎。」這是他迎我回家的儀式。

看著他破相凹進的左臉頰、流口水的嘴角、消失的可愛酒窩，我快樂中帶點惆悵走向他，心裏自言自語，安全回家的我，可以聽他講「我的今日」，雖然口齒不清，我還是聽得懂和猜出他的意思。

他是黃浦江哺育的孩子，前年顎骨總是發炎疼痛，吃抗生素好了又復發，周而復始大半年，醫生診斷是顎骨因為先前的放療造成骨頭壞死不能抵抗口腔細菌入侵而發炎，去年一月六日星期五，M醫生決定把他腳骨移植做新顎骨，他很勇敢接受新挑戰，我請好休假。在維州上班的兒子回家開車陪我們清晨四點半去醫院，五點報到，接待員給我們一個病人號碼，我們陪他在術前等候室的床上說著鼓勵的話，提升士氣，他偷偷拭去滾下臉頰的淚珠，不願兒子瞧見，我緊緊握著他的厚手，傳給他溫暖。

麻醉師、住院醫生、實習醫生、護士來來去去，最後M醫生來在小腿上和臉頰上做記號，七點半被推進手術房，他的眼神依依不捨盯著我們，彷彿要嵌刻我們的模樣；我不敢說話就怕會淚如雨下。

我們被帶去家屬等待室，牆上有一個大銀幕打出病人的代號，可以追蹤正在何

處，是否開始手術了等等。我們找到一個角落，打開筆記電腦，預備開始工作消磨時間，兒子決定回去上班，我開始寫我的論文，寫寫停停，老惦記著他，常跑去大銀幕前看他手術進行到哪兒？

當天有三十七台手術，別人的一直向前移動從開刀房搬去了恢復房，然後移去了病房。他們的醫生也時時出來給家屬告知手術進展。可是他的代號一直停留在開刀房，到了午後六點，等候室裏的滿滿家屬只剩寥寥數人，我眼淚不爭氣地泉湧，未知的恐懼佔住我的腦海，我的心不禁顫抖，這時那身穿黃衣裳金髮女接待員看見我的哀慟，主動過來幫我致電M醫生詢問進展，隨即溫和地告知正在縫合刀口，再兩三個小時就好了，她輕輕用紙巾抹乾我的眼淚，拍拍我的手臂說很快就回來，不久端著一杯水和兩片餅乾給我，說：「我要下班了，妳吃這個會覺得好一些，沒事的，晚安。」她的背影猶如一朵木槿花，搖曳遠去。

兒子買來麥當勞的魚堡和炸薯條，見我自己一人在空蕩蕩的等候室徘徊，面露訝異，抱抱我肩膀叫我先吃。七點半我看著銀幕，發現他終於被轉去恢復房，八點

去了重症加護病房，八點半M醫生出現，笑咪咪地說妳先生很合作，全程睡覺，一直到手術完成才醒過來，他還調侃說：「病人甜甜睡一覺，家屬心焦如焚像永恆，醫生如常手術過日子。」

M醫生告知重症加護病房號碼，我快速收拾電腦帶著兒子衝去找他，發現他喉嚨插管不能言語，胃插飼管動彈不得，手插點滴連抬手都受限。可是他微笑著看我們進門，彼此像隔世尋找，上天下地才相逢，如釋重負長吐一口氣。

大眼睛恢復的比預期好，M醫生說約七天後可以出院。俗云：「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他不幸染上綠膿桿菌（*P. aeruginosa*），一天腹瀉七、八次，又為此住院二十天，腹瀉未見好轉，後背和屁股已全脫皮潰爛，我心痛無語問蒼天，他多遭罪啊！立刻決定帶他回家自己照料，一月三十日出院，靠著兒子的力氣扶他坐進汽車開回家，然後手扶四輪助步器顛巍巍進主臥房躺到床上，我對他說：「再顛簸的生活，也要閃亮過。」他茫然看著我，雙眼透著極度疲憊。

家裏環境安靜，空間敞亮，我請假兩周照顧他梳洗起居，護士定期上門給傷口

換藥，復健師來做口語訓練。一周後他已能手腳麻利自由行動，最感安慰的是不再腹瀉，皮膚潰爛處開始封口，每天四頓固定用胃飼管灌成人高營養配方奶，體重日漸增加。我說：「我去辦退休，可以整天陪你。」他說：「不要，辦公室是你的桃花源，下班回家陪我就夠了。」他的瞳孔裝滿真誠，我尊重他的意願。

銷假上班後，走去探訪木槿，淚眼嘩啦嘩啦，傾倒這些日子累積心裏憂懼塊壘，大黃花一直點頭，好像說：「哭吧……哭吧……哭完就好。」天堂裏的爸爸憂鬱地看著我：「韃兒，堅強起來，妳打過這個坎，要像木槿花亮麗昂揚。」
「好，爸，我聽您的話。」回到實驗室，我藏起軟弱，秀出篤定，督促技術員完成預定工作，不能落下進度。這個桃花源只有不進則退，只能不斷前進。

日升月降，朝安夕迎，花開花謝，歲月沉澱，時光知味，六個月後拆掉胃飼管，他開始吃我做的菜肉泥。看著他肚臍正北方有一個小圓疤是四年前的胃飼管拆除後留下的疤痕，現在的這個在東北方，好像天上星象圖的火星和木星伴月亮。我說：「你多了一個新綽號，就叫三個

肚臍眼。」他爽朗大笑，豎起大拇指：「好！」語氣裏沒有自哀自憐。

手術的後遺症使他口齒不清，我是他對外聯絡的聲音；他的聽力特別靈敏，堪做我的耳朵，我們相依為命向前走。

燈下，在餐桌前，兩顆頭依偎一起，我吃他為我煎好的肉餅和炒青菜，他吃我給他磨好的菜泥和肉泥，此刻，一分一秒真正擁有彼此，這是我們互動時間，我不敢多想明日還有否？謹記弘一法師的話：「所願所不願，不如心甘情願；所得所不得，不如心安理得。」烹調心平氣和。

三個肚臍眼也是一個木槿控，牆上貼著一張他照的我與這花的合影。他的眼眸中隱去外在的浮華世界，閃閃發光的是他內在的純真，噙著淚水看著照片說：「我的幸福就是，每一天，有妳，有我，有溫暖；我的夢想就是，日日平安、健康、豁達、有陽光。」



我微笑，內心緩緩滴血，默禱：上蒼啊！這是他的與夢同行，我餘生的亮點記憶旋律。

【二〇二四年六月一日寫於馬里蘭州珀多瑪克，原刊載於《文訊》雜誌二〇二四年十二月號第四百八十期第一百八十二~一百八十四頁】



鄭敏一文
學散文獎、北美洲文苑文學獎。中文著作有：《荷花夢》、《約會》、《孟德爾》、《達爾文》、《十種抗癌排毒蔬果》、《你吃對維他命了嗎》、《不生病吃法》。

龔則韜，臺灣出生長大，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博士，從事生物醫學科學研究，現任資深研究員和教授，有專利和英文著作。業餘嗜寫作、閱讀、音樂、戲劇。曾任華府國建會副會長、華府作協會長、北美作協秘書長，現任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曾獲海外華文著述獎、美華日報小說二等獎、美國國家詩學圖書館編輯選拔獎、漢新文學散文獎、北美洲文苑文學獎。中文著作有：《荷花夢》、《約會》、《孟德爾》、《達爾文》、《十種抗

懷念玻璃教堂

據

世界日報的報導，位於派洛斯福德斯半島（Rancho Pablo's Verdes）的Wayfarers Chapel旅人教堂，由於過去兩年，冬季少見的連日大雨造成土地移動和滑坡，所在地的地基正在破裂，雨水在地面流淌造成教堂外的擋土牆裂開，石頭走道也出現裂縫，建物上有多片玻璃塊碎裂，目前已經無限期關閉。

這座教堂由名建築師Frank Lloyd Wright設計，於一九五一年揭幕，是一棟位於坡上高處且面對太平洋的美麗建築，在二〇二四年初已經被聯邦列入為「國家歷史景觀」之一。

由於教堂建築除了支架外，其他全為透明的玻璃，南加的居民習慣稱為「玻璃教堂」。從我們住的托倫斯（Torance）朝南爬坡，順著海岸線繞行就可抵達，這一向是國外或外州的親友來訪時，必帶去遊覽的地方。教堂內部的天花板與前後左右的外牆，皆是彩色透明玻璃建材，在裡面可仰



↑令人懷念的玻璃教堂。

望天空及外面的景色。

教堂外則有花園園林及石造步道，可以觀賞園藝及海景，天氣晴朗時，還可見遠方的海上輪船航行，以及盡頭處的卡塔琳娜島（Catalina Island）蹤影。

此教堂也是年輕人舉辦婚禮的首選之地，據朋友透露，得先註冊預約，之後至少要等一年半才能輪到。有一件趣事在此必須一提，由於教堂皆為玻璃搭建，晚上可透過玻璃屋頂賞月觀星，把燈光調暗點上蠟燭後，可以增加浪漫的氣氛，可惜婚禮不會在晚上舉行。在炙熱的夏天，太陽會從沒有遮蔽的玻璃屋頂直接照射，酷暑逼人。

據一名曾在夏天參加玻璃教堂婚禮的朋友說，在這個沒有冷氣設備的教堂內盛裝參加婚禮，就好像走進一個火爐一樣，十分炎熱，男女賓客揮汗如雨、汗流浹背。所以如果在夏天參加玻璃教堂婚禮，自己需要帶一把扇子或者穿較輕便的衣服。

玻璃教堂除了可舉辦婚禮，教堂內外景也是電影拍片的場所。目前經由地質學家檢測後，結論是重建不妥且困難重重，玻璃教堂重建夢碎，執行單位也已經計畫搬遷。為了安全考量，從現在到二〇二五年為止，已經有一百七十五個預訂活動，其中包括許多婚禮被取消，長達七十三年歷史的玻璃教堂將步入歷史，我們除了失去了一處可以帶外地親友遊覽的景點，留下的是一個令人心碎的永久懷念。



↑玻璃教堂一景。

蔬菜花園

我家後院種菜的小菜圃，竟然成爲一片開滿花卉的「蔬菜花園」，種植

蔬菜也能像花園一樣漂亮，不但能觀賞花卉，還可把有機蔬菜上桌食用，真是一舉兩得。這個「蔬菜花園」是我老母親的主意，也是老人家辛苦照料的額外收穫。

我家後院是二十五年前蓋新房子時，特地請建築師設計的一個以草坪和四周種果樹的花園，在中心草坪的四周留有步道，方便家裡的年長者散步走路之用，在走道的一邊還設有花架，草坪中除了種有幾株棕櫚樹之外，就是一大片草坪，類似高爾夫球場的草地，以前我偶而會在草坪上練習高爾夫球揮桿。

三十年前父親在台灣過世後，我就把母親從台北接過來美國南加州的亞凱迪亞（Arcadia）與我們同住。二十五年前我買地自建新房子時，特地在一樓設計了二套孝親房，一套是給我母親住，另一套是給我岳父、岳母住。後來我母親跟我們從舊家搬到新家沒多久，我和妻子也把岳父母從台灣台中接過來同住，那時候三位老

吳宗錦一文

人家就經常在後院走路散步，也常常坐在後院涼亭聊天，這座後院發揮了很好的花園功能。

可惜我的岳父母從台灣來美國後，才住了三年就因爲岳父患了骨癌過世，岳母因岳父過世過度傷心，半個月後也跟著走了。本來三個老人在一起可以抬槓聊

天，日子過得很愜意不會無聊，岳父、岳母相繼過世後，我母親又是只有一個老人在家，雖然還有管家會來，但是母親少了可以聊天的對象，難免感到孤單寂寞。

這時母親已經將近九十歲，但仍然生活還能自理，也每天到院子裡走動，還會澆花澆果樹。有一天，母親突然跟我說，後院那麼大，只種草坪有點可惜，是不是可以撥出一個地方給她種地瓜、種蔬菜？我考慮到母親很無聊，也許這會讓她有一



↑後院的蔬菜花園。

母親百歲壽誕

「生七十古來稀」這句耳熟能詳的成語，對現在醫藥衛生相對發達的社會而言，已經有點格格不入了，因為現在七十幾歲的人比比皆是，八十幾歲的人也很多，甚至是九十幾歲的人也不少，但是要能達到一百歲就不容易了。

為慶祝從台灣移民到美國的母親一百歲生日，我早在半年前就開始籌備了，起先考慮辦個一百桌的祝壽餐會，把居住在美國的所有親朋好友都邀請來，一起慶祝這難得的一百歲生日。後來發現能辦一百桌宴席的餐廳不多，而且多半是西餐廳，母親並不喜歡吃西餐，她老人家還是偏愛吃中餐。只好把範圍縮小到五桌，只宴請最要好的親友，但是幾家較有名的中餐館也很難找到可以擺五桌的大房間，尤其是新冠肺炎之後，中餐館的生意受到影響，都沒有設置大包間，只能在大廳和一般吃飯

些生活上的期盼，也有一些工作可做，就馬上答應了。
我在靠近房子角落的矮牆邊找了兩處二尺寬四尺長的地方，刨掉地面上的青草，用木頭圍出二處小菜園，讓母親一處種地瓜葉，一處種蔬菜。從此母親有了盼頭，在管家洪阿姨的幫忙下，種上了地瓜葉和青江菜、白蘿蔔、茼蒿等蔬菜，母親

每天都會親自澆水、拔草，照顧小菜圃像照顧小孩子一樣。冬天下種的菜圃，經過母親二個月的精心照顧，地瓜葉菜園已經長滿了地瓜葉，到了春天，青江菜也開滿了花，讓後院看起來像花園一樣，還無時無刻都有蜜蜂來採花蜜。
今年五月我們剛給母親慶祝百歲壽誕，母親能夠長命百歲，我想跟母親的勤

勞有關，還有就是母親的樂觀和不與人計較的個性使然。母親不但勤勞，還很好學，年紀大了仍然關心時事，到現在都還每天拿著放大鏡看世界日報，長壽的母親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本文刊於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一）世界日報「家園」版】

吳宗錦一文



↑母親很慎重的過生日。因母親屬牛，生日時我送給她一頭金牛。

的散客放在一起。要如何為母親舉辦一次隆重又有意義「百歲壽宴」讓我傷透腦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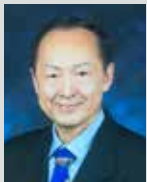
母親雖然快一百歲了，但身體仍然很健康，生活起居都還能夠自理，她能吃能睡，除了需要幫她準備膳食和洗澡外，幾乎都不需要有人照顧。就在母親即將一百歲前二個月左右，有天早上在早餐時間，母親突然說她沒有胃口，不想吃東西，而且說話有一點結結巴巴，又急著想上廁所，臉色蒼白，這種症狀以前從來沒有過，很像是「中風」，我們趕緊打911叫救護車，把母親送到附近的南加州大學Arcadia醫院急救。當救護車把母親載去醫院的時候，我心裡想，母親該不會過不了百歲生日吧？

母親經過醫院的緊急醫護並做了各項檢查後，說母親沒有中風，只是自律神經失調和膀胱發炎，住院幾天就可以出院回家，繼續在家治療，應該可以康復的。母親在醫院住了四天就出院回家了。但出院後，本來母親可以自理的生活起居，都需要有專人幫忙了，我和弟妹商量後，就決定請個專人來幫忙照顧母親。然後我又繼續籌備母親的百歲壽宴。

因為母親出院後需要坐輪椅，考慮到去外面餐廳吃飯不方便，只能在家裡舉辦壽宴，因此邀宴的親友只能三十人左右，就只有母親的家人和最親近的親戚了。母親有一個小她六歲的弟弟住在西雅圖，也已經九十四歲了，我這個小舅舅答應一定會來慶祝他姐姐的一百歲壽宴，母親也很期待見到已有十年未見的弟弟。畢竟，母親的六個兄弟姊妹只剩下他們姐弟兩人。

十年前母親曾經有一陣子胃口不好，突然瘦了下來，大妹趕緊帶他去做檢查，發現大腸裡有一段瘻肉，化驗結果是大腸癌，當時母親已經九十歲了，但我們決定讓母親立即開刀切除，手術後住院十七天，出院回家後繼續追蹤治療，經過二年追蹤確定癌細胞沒有再復發，算是完全康復了。

母親是一位很特別的女性，十三歲時就自己一個人從台灣基隆搭船到日本求學，讀完大學才返台結婚生小孩，婚後在中學擔任老師，還開設裁縫補習班，一邊扶養小孩，一邊工作，算是非常勤勞和負責任的母親，生了六個小孩，三男三女，每個小孩都培養到大學畢業。三十年前父親在台灣過世，我才把母親從台灣接來南加州Arcadia與我們同住，美國的良好居住環境讓母親安享了晚年。母親能夠長命百歲，創下家族中最長壽的記錄。母親能夠長壽，應該和她樂觀的個性有關，她不與人計較，求知慾強，九十幾歲還拿放大鏡閱讀世界日報，而且能吃、能睡的生活習慣。
【本文刊於二〇二四年八月十日（星期六）世界日報「家園」版】



吳宗錦，台灣台南人，台灣大學文學院圖書館學系畢業，移居美國四十年，擔任《華商年鑑》發行人兼總編輯，美國華商博覽會總裁；曾任美國聖瑪利諾獅子會會長、南加州台灣大學校友會會長及理事長、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理事長、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會長、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二〇一六～二〇二三年總會會長，現任北美洲《文苑》雜誌發行人兼總編輯。著作有：《家園隨筆》、《旅行——生活的浪花》十一本書，編有《世界旅行全集》一套九冊，及其他圖書、雜誌數百種。